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21



王燕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2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繡像小說

(第六十七期—第七十二期)

第二一冊目錄

繡像小說(第六十七期—第七十二期)

第六十七期 一

目錄 二

世界進化史(第十四回—第十五回) 三

學究新談(第十九回—第二十回) 二三

市聲(第二十回) 四三

苦學生(第九回—第十回) 五三

汗漫游(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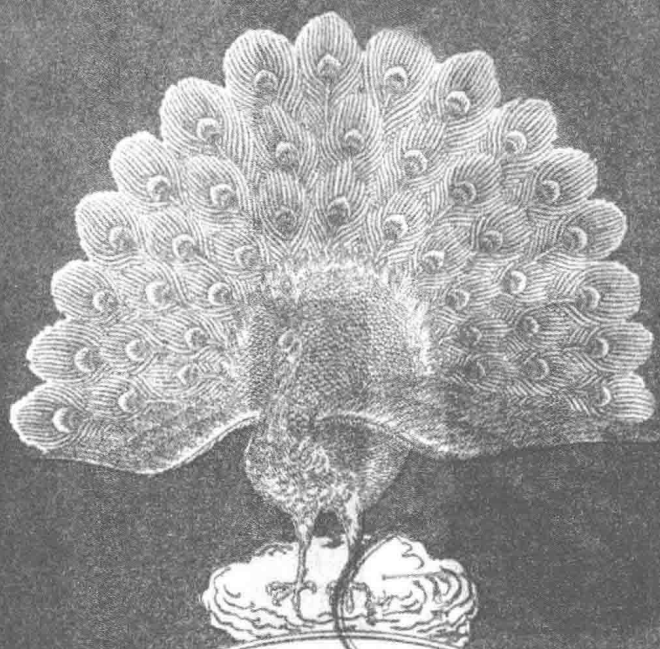
第六十八期 八一

目錄		八二
世界進化史(第十六回)		八三
活地獄(第三十八回)		九三
學究新談(第二十一回)		一〇三
市聲(第二十一回)		一一三
醒世緣彈詞(第十三回)		一二三
汗漫游(第三十二回)		一三三
燈臺卒		一四一
第六十九期		一五七
目錄		一五八
世界進化史(第十七回)		一五九
活地獄(第三十九回)		一六九
學究新談(第二十二回)		一七九
市聲(第二十二回)		一八九

醒世緣彈詞(第十四回)	一九九
汗漫游(第三十三回)	二〇七
燈臺卒	二一五
第七十期	二二九
目錄	二三〇
世界進化史(第十八回—第十九回)	二三一
活地獄(第四十回)	二五一
學究新談(第二十三回)	二六一
市聲(第二十三回)	二六九
汗漫游(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	二七九
山家奇遇	二九一
第七十一期	三〇五
目錄	三〇六
世界進化史(第二十回)	三〇七

活地獄(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二回)	三一五
學究新談(第二十四回)	三三一
市聲(第二十四回)	三四一
汗漫游(第三十六回)	三五一
理想美人	三五七
第七十二期	三八一
目錄	三八二
世界進化史(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二回)	三八三
活地獄(第四十三回)	三九九
學究新談(第二十五回)	四〇七
市聲(第二十五回)	四一五
理想美人	四二三
斥候美談	四三三

繡像八說



第拾柒期

繡像小說第六十七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逞凶鋒悍婦尋夫
運深謀滑頭掘地

第十四回

繡像

苦學生

第九回

揭學旨從容演說
望故山倦戀臨歧

采虛名邊事屬書生
納高論幕賓延舊友

第十五回

繡像

單文案登門獻策
柯鄉紳夾袋薦賢

第十回

萬里乍歸層樓遇故
數年沉睡一夕眠醒

學究新談

第十九回

繡像

吳 蒙

汗漫游

第三十回

英國司威夫脫

尹子奇嘿籌演說費

吳公權大開請客筵

第二十回

繡像

吳公權徧發傳單

周子郁往聽演說

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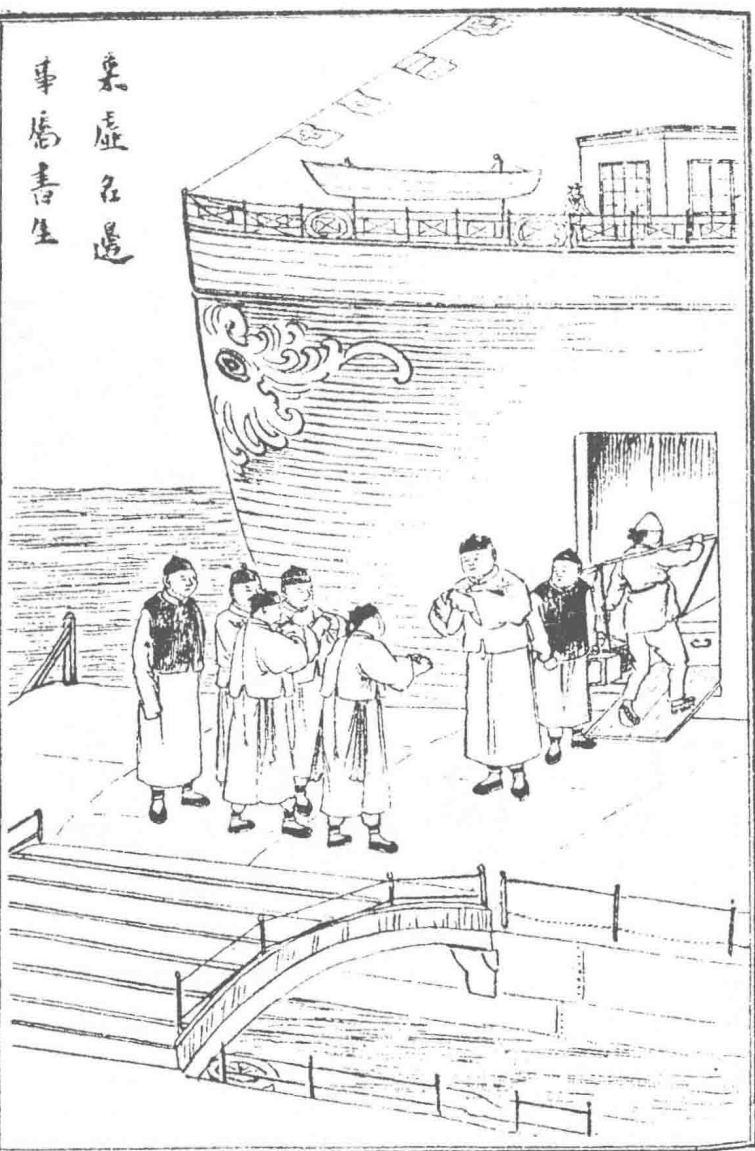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繡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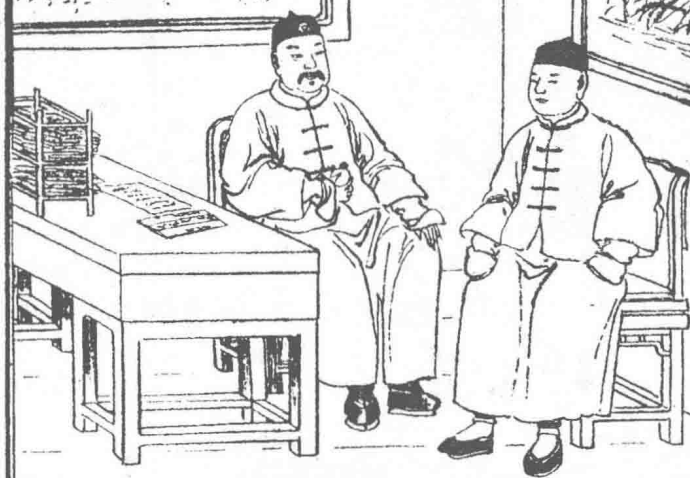
姬 文

儉而潔居食易安
死若歸喪葬從簡

東虛名邊
事屬書生



幼島論幕賓延焦友



世界進化史

第十四回

采虛名邊事屬書生

納高論幕賓延舊友

惺

却說姬又丹要辦學務。被本地紳士上公呈薦教員。鬧得頭昏。合他請的西席師爺汪先生。議論一番。回到上房。正待休息。休息。只見跑上房的家人胡升進來稟道。制臺大人傳見。又丹只得擦了一把臉。穿戴衣冠。打轎上督轅去。還只當筱帥要合他商量學務。一直到了花廳。方纔坐定。就有人掀簾。筱帥已經踱出。但見他愁眉不展。有一種很不得意的神情。又丹十分驚疑。不便探問。筱帥歎道。做官也實在做怕了。兩廣土匪。鬧得利害。陳夔生信任了提督袁葆春。把土匪交給他辦。那袁葆春刻扣軍餉。縱容匪黨。你是知道的。如今失陷了兩府十三縣。匪勢猖獗。兄弟不合密奏了他幾樁壞處。朝廷着他來京。另候簡用。却把這箇重擔子。架到兄弟身上來了。叫兄弟怎樣辦去呢。我們在廣東的時候。何等安靜。都是這陳夔生攪壞的。他倒脫然而去。我們去當災。你說可氣不可氣呢。又丹勸道。大帥的威名。匪黨畏服的。總是國家的事。把這些土匪掃蕩乾淨。也沒甚難處。筱帥喜道。既如此。我們便去。起初兄弟接到廷寄。要想上摺子辭的。這

裏幾樁新政的事。纔都開辦。這一去。又換了箇生手來辦。有什麼好處呢。又丹道。朝廷的用人。本來就同下象棋一般。那棋子是忽移到東。忽移到西的。要想認真做幾樁事。兒開了端。不得收梢。後任不知道前任的苦衷。一味作對。沒有不把公事鬧壞的。筱帥拍案道。這話真正說得痛切。不是過來人。不知道其中的苦處。兄弟到兩廣去。還要借重哩。又丹也不謙讓。唯唯答應。當下辭別。筱帥自回公館。隔了幾天。又丹閱報。見袁葆春革職拿問。心裏一喜。再隔兩天。制臺請又丹進去。原來又接着了廷寄。放姬又丹做了龍州邊防大臣。筱帥道。又翁這時好展其驥足了。只是這職任很重大。別說一路的匪勢利害。只這法國人的交涉。也就不好辦。又丹一响。膽子壯的。被筱帥這麼一說。倒覺擔心有點兒愁慮了。雖然如此。臉上却不肯露出來。也不好說不願去的話。當下答道。職道一腔熱血。正怕沒處灑。仗着大帥的栽培。朝廷的厚恩。那裏肯辜負。此行明知其難。且去試試看。只是龍州兵力不足。還求大帥奏明。把這裏的武漢軍撥幾營。交職道帶去。以壯聲勢。筱帥道。這事不難。兄弟也就要到兩廣任去。又翁何時動身。朝廷飭速赴任。據兄弟看來。也不宜擔閣。趁早安頓好了家眷。上過謝恩摺子。就到任去罷。又丹連連稱是。別過筱帥。回到公館。官場的信息最靈。就有許多同寅府縣。都來賀喜。又

丹一一應酬。晚間方罷。到得上房。太太滿面愁容。坐在那裏出神。又丹道。我放了缺。你正該歡喜。爲什麼犯愁。太太道。我何嘗不是歡喜的。只是方纔單太太來道喜。說起龍州路遠難行。又有什麼土匪。徧地都是。別說我們不能同去。就是你去。也很是擔心。升官發財。原是好的。也犯不着拿性命拚掉了。又丹笑道。你真是箇婦人之見。那裏就會送了性命。兩廣的土匪。本就沒甚利害。都是他們矜張說得那般了得。況且我還走安南繞道而去。遇不着土匪。也未可知。你休信單太太的話。他男人是張制臺的走狗。只知道巴結制臺。制臺放箇屁。他都奉爲聖旨。一般要曉得我們這位制臺膽子小。不過聽得人提起土匪。來就縮頭縮腦的。做到那般大的官。職心裏只想過太平日子。那裏做得到的呢。你沒聽說。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我既做了官。這身子就是國家的。要是怕死。還能做官麼。太太道。晦氣。你纔放了缺。還沒動身。說什麼死不死。這箇豫兆就不好。我勸你告了病。不要做官罷。我們家裏雖說銀錢不多。將就可以過得。比起從前那樣的窮日子。來好得百倍了。我們回去。把這些值錢的珠寶古玩。變賣變賣。聚成一注銀子。存放在當舖裏。那怕六釐七釐的利息。合算起來。我們三萬來銀子的家當。也有二百多兩。一月難道還不夠用麼。你又是箇二品銜的道臺。不怕不做鄉紳。遇着地方公事。

上面還好。沾取些油水。有什麼不開心。趕這遠路。則甚。又丹道三萬兩萬銀子。那裏夠我用。自來有些沒出息的官府。拚命營幹了一差一缺。不顧廉恥的弄錢。好容易弄到一二萬銀子。自己也知道官場上面站不住了。他就逃回家鄉。叫做急流勇退。這樣的人。說他沒本事。他鑽營却是好手。說他有本事。他却一物不知。連買賣都做不來。只好仗着幾文呆利錢。過活動不動存當生息。以爲千穩萬當的。所以蘇州城裏一月一月。的當舖開出來。都是這班沒出息的貪官。把來做自己外庫房的名。爲便民。其實是剝削百姓在外面括了人家地皮。不算到得家鄉。又要剝削起貧民來。你說造孽不造孽。這事我是罰咒不做的。我這回到龍州去。並不是爲發財。我是要去。做幾樁安邊利國的事。我先送你們回到蘇州。所有的家當。交給你。自己去經理。督着兒子讀書。我既去了。你切莫記望。包你不妨事。將來好好的回來。只怕那時做了督撫。也未可知的。太太見他說得那般決絕。又有興頭。知道阻擋不住他的了。只不則聲。晚飯後睡覺不提。次日太太很不甘心。打聽得黃鶴樓上。有一箇占卦先生。叫做許半仙。占的文王課甚靈。私下叫人去找了他來。叫家人問他老爺這次出去吉凶怎樣。許半仙知道姬大人新放了廣西的道臺。正在興頭上。那有什麼凶事呢。是然是要斷吉的。就把課筒假搖幾搖。

口裏伏羲文王的亂念一陣。單單單折折折。現出卦象。是什麼水地比變的地水師。依卦象斷。此行大吉。不但做官。還要帶兵。將來打仗得勝。要升到元帥哩。太太聽了大喜道。這箇起課先生真靈。他怎知道。老爺要帶兵。將來還做元帥。怪不道。他說回來時做到總督。也未可知。把這起課先生的話合起來。倒有點兒意思。看來他幾次出門。只有好處。沒得破敗。隨他去罷。不言太太暗自歡喜。且說又丹又上督轅。催筱帥電奏。撥武漢軍四營。交自己帶去。一面料理經手的各事清楚。又發信給他好友莊來生。邀至龍州襄辦軍務。又有好幾位同寅至好。替又丹治酒餞行。又丹應酬了幾天。收拾行囊。挑選四營武漢軍。叫他們由旱路起程。在廣州府駐紮等候。這纔辭別了張制臺。把家眷送回蘇州。安插已畢。又丹就擱了好幾天。來到上海。住了洋務局。可巧莊來生已到。親自來洋務局拜會。又丹忙命請進來。來生合又丹會面。多年闊別的朋友。一朝聚首。自有許多別後的話。談了半天。又丹纔把廣西情形。略談大概。來生道。廣西的事。我也略知一二。那些匪徒。都是良民。只因官府逼迫。以致造反。聚攏來卽是一般土匪。散開了各安農業。竟至捉不到一箇匪徒。所以說猖獗的真算猖獗。報肅清的非真肅清。只要官府好。那有匪徒出現呢。據我看。土匪倒不要緊。只法國人是可慮的。邊境之地。被他

侵去了。就侵去了。有什麼理講。足算我們兵力強。也不能抵擋他。爲什麼呢。譬如他來侵掠。我們合他開仗。即使打勝了他。他鬧到政府。倒說我們開釁。不但沒得功賞。還要問罪。所以兵是要練的。打是打不得的。他要在我們境內經營。只好隨他經營去。有交涉。推到政府辦去。只要他不奪我們土地。已是萬分之幸了。又丹聽他一片話說。不覺勃然大怒道。來生。我們幾年不見。你原來又是一箇人。從前何等樣的誠見。何等樣的骨氣。總說要做什麼國民。如何抵禦外國。如今倒說這一派敷衍柔滑的話。來比政府諸公腐敗不堪的都不如了。我錯認得了你。錯招呼你來幫辦軍務。像你這一流的人。正是官場代表。還敢高擡聲價。充什麼名士。罵什麼官場。麼罷了罷了。我也不敢請教你了。來生呵呵大笑道。又丹。我只道你在官場中閱歷了這許多年。於辦交涉上面。很有工夫的了。原來還是書生見識。名士習氣。未能消除。乾淨照你這麼說。一定要把事兒鬧壞了。功名送掉了。纔算本事呢。又丹愈加動氣。答道。你莫非瘋了麼。你看我是什麼人。就把那些腐敗的候補道待我麼。人家是得了一箇缺。只怕做不長。奉承着上司。合外國人合孝敬父母一般的難道。我也是這樣的麼。哈哈。太瞧不起人了。言罷立起身來。家人就喊送客。來生笑道。果然名下無虛。你這骨幹。被我幾句話試出來了。能這